



# 潼关无关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傅建林

我去过山海关，号称“中华第一关”的雄关，卧在燕山余脉与渤海碧波的夹缝间。一道狭窄通道，便死死扼住了东北与华北的咽喉，因山连燕山、水接渤海而得名。同享天下美名的剑门关，是大剑山与小剑山对峙成门的天险。而潼关，却是河与山猛烈冲撞的产物——黄河浩荡南来，猛撞秦岭未果，在此折身东去，曹操于此设隘，便有了潼关。“潼”字，恰是那水流奔涌撞击的声响与姿态。

“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。”张养浩《山坡羊·潼关怀古》的名句，一开口便勾勒出潼关的筋骨。句中“峰峦”与“山”，是横亘潼关之南、绵延千里的秦岭；“波涛”与“河”，便是那“奔流到海不复还”的黄河。潼关正立在这黄河大拐弯处，见证着河水放弃南进、转而东归的决绝。这位元代文人途经此处时，原是为赈济陕西饥民而来，眼见山河壮阔却民生凋敝，才写下这沉郁的慨叹，让潼关的雄奇里，多了层对百姓疾苦的悲悯。

我沿国道310骑行，左侧秦岭如黛，半山之上，风力发电机的巨大扇叶缓缓转动，像是在为古老的山河丈量时光；右侧黄河东去，水声渐远，对岸便是鼎鼎有名的中条山。抗战时期，中国军民就守在这中条山与潼关一线，凭黄河天堑与一腔赤诚，与日寇隔河对峙，终究未让战火越过黄河，染指西安与陕北的土地。

陇海铁路的铁轨、高铁的路线、高速公路的车流，再加上古老的潼关古道，都在这狭小的通道里汇聚。步行的足迹、汽车的轮痕、火车的轨迹，古代与现代的旅人，都朝着这同一处卡口奔来。潼关

于关中，从来都是性命攸关的门户。历来便是潼关不保，八百里秦川便无险可守。贾谊所言秦始皇“践华为城，因河为池，据亿丈之城，临不测之渊”的雄固，潼关便是那最关键的一道城门。

我此行的目的，抵达潼关，首要之事便是寻那座古关。当地人却说，老潼关早已拆毁，山上新修了一座，可去一看。登上新潼关，却让人大失所望：这座免门票的新关，孤零零立在山上，早已失了诸葛亮“路口下寨、当险立关”的要旨，不是我魂牵梦萦的潼关了，不过是件精致的工艺品，一处供人拍照的景致。幸好在310国道旁，有一对小夫妻守着一家羊肉泡馍店。我进店坐下，点一份潼关肉夹馍。刚出炉的馍，外皮酥脆得掉渣，咬开时“咔嚓”一声，内里松软，裹着肥而不腻的卤肉，鲜香直窜鼻腔。我想，这味道该是穿越了千年的味道吧？相传初唐时，唐太宗李世民途经潼关，偶然将卤肉夹入千层饼中，赞不绝口，这吃食便流传开来，还成了当年戍边将士的军粮，耐饥抗饿，藏着潼关人的烟火与坚韧。这对小夫妻告诉我，国道几乎是从老潼关遗址上穿过去的，路旁还留着一截残缺的黄土城墙，可以去看看。

吃完馍，我登上路旁的残墙，游人的足迹已将黄土磨得油光水滑。鲁迅说：“世上本无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便成了路。”我深有体会，但此刻徘徊其上的唯有我。想来此前无数旅人，也曾站在这里，望关中平原，追思古今，也许，与我今日的心境重叠。

潼关无关了。小夫妻说，老潼关的消逝，是因为三门峡水库的修建。当年

测算，大坝建成后，河水会漫过老城，只好忍痛拆除，将县城南迁10公里，重建一座潼关。那些关于古关的记忆，随着水位上涨，沉在了时光深处。

走下残破的土城墙，来到黄河古渡口。这里早已没有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汹涌，只剩水面如镜，映着天光云影。向西望去，渭河如一条银带，自西向东横贯八百里关中平原，在此汇入黄河。恰在此时，一轮夕阳缓缓下沉，将天边染成橘红与鎏金交织的色泽。余晖洒在水面，波光粼粼，远处的芦苇荡被镀上金边，偶有水鸟低飞，掠过水面时划出细碎的涟漪。“长河落日圆”，我脱口而出，只是没有了“大漠孤烟直”的苍茫。如今的天下早已太平，没有哪个国家再敢在华夏土地燃起战火，那象征烽火的“孤烟”，自然也无需再有了。

古渡口对面，便是风陵渡。当年读金庸小说《神雕侠侣》，读到小郭襄“风陵渡初相见，一见杨过误终生”的段落，曾久久入迷。那风雪之夜，杨过与山西一窟鬼、万兽山庄的争斗，江湖的血雨腥风，原是历史烽烟的缩影。风陵渡与潼关，同立在黄河大拐弯处，潼关在黄河南岸，风陵渡则在北岸，背靠中条山。这渡口之名，源于黄帝的贤相风后——他助黄帝战胜蚩尤，却战死于此，葬在渡口附近，便有了“风陵渡”的称谓。这里是晋、陕、豫三省交界，“鸡鸣一声听三省”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站在渡口回望，历史与传说、武侠与诗文，都在此刻交汇，让人恍惚间不知今夕何夕。

曾经风雪弥漫的古渡，此刻洒满六月的夕阳。没有寒夜的篝火，却有清风微拂，夕阳为黄河

镀上一层金色鳞光。不远处，铁路大桥与高速公路大桥横跨黄河，将晋、陕、豫三省紧紧连在一起，天堑早已变通途。

潼关无关了。所谓“关”，原是要将一些东西挡在外面，把一些东西护在里面。山海关分隔东北与华北，剑门关隔绝蜀地与汉中，潼关曾守护关中、抵御中原。如今这些险关，都成了供人凭吊的风景名胜，历史的刀枪剑戟，终究化作了今日的玉帛祥和。

再坚固的险关，都能被攻破。杜甫在《石壕吏》中写“有吏夜捉人，老翁逾墙走，老妇出门看”，若一座关隘，需要靠抓捕百姓去守卫，那它在百姓心中，早已坍塌。孟子说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，诚哉斯言！

潼关无关，不是山河失了雄奇，而是天下没了纷争。这样的“无关”，未尝不是一件美事！这么想着，回程时，我的自行车蹬得飞快，如风般穿过那片苍茫的土地。



潼关县老城墙遗址 新华社

# 黄荆本身便是一个好汉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石晓英

冬天的晨雾浓得化不开，这盆黄荆树已与我相伴三年，此时它已枯萎，开过花的枝丫干枯无力，垂搭在花盆边沿，孤零零又弱小，尽显萧瑟气象。我默默为它整理，剪去枯枝枯叶，浇上一点水。我和它都清楚，这是它必经的第三个寒冬，我坚信，来年春天它定能第三次“闭关修炼”成功。

此刻，对这棵黄荆树的记忆如幻灯片般在我脑海交叠闪现。

那是初夏的一天，好友指着两棵盆景树苗介绍：“这是橡皮树，这是黄荆树，你喜欢哪棵？”望着那盆碧绿的小树苗，我惊诧道：“啊，这就是黄荆树！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真实的黄荆树。

据说黄荆树结的籽做枕头可安神助眠、吸湿消热。小时候常听长辈说‘黄荆棍下出好人出好汉’，一直以为黄荆树做的棍子很大，一棍子下来肯定很凶、很痛，能让人忏悔不已、痛改前非。”这番话惹得好友哈哈大笑，她捧起盆景说：

“送你这棵黄荆树，放在家中书桌案头或阳台都很不错。”我向好友道谢，把这盆葱茏毓秀的小黄荆树带回了家。

起初，我把它放在书桌上，每天浇水，发现它喜欢阳光，便搬到阳光充足的阳台。盛夏来临，其他兰花抵挡不住酷暑暴晒，它却越发生机蓬勃，将阳台一角晕染得满是山野的清新。

六月，它不甘于只是绿着，悄悄在叶间打起一个个细小如碎星星的蓝色花骨朵。花儿开得矜持，从七月零零落落开到八月，那一抹淡紫或蓝紫的烟霞，总在我不经意抬眼时，静静浮在那里。略带药味的清香，不时试探和抚慰着我和家人的嗅觉。

秋深时节，风里带着瑟瑟凉意。它一片接一片地告别，叶子褪去油绿，泛出黄边，然后翩然旋转，悄无声息地落下。仿佛就在我埋首书卷的间隙，最后一位坚守的“卫士”也卸甲归去，乘着风，翻飞落到楼下不知哪一方土里。

待我细看它时，心下陡然一惊。冬天里，它彻底寂然，只留下一截灰褐色、粗粝的树桩和几枝伸向天空、瘦硬如铁的枯枝。整个冬天，它像一尊凝固的雕塑，一个被时光遗忘的符号。阳光好的日子，光秃秃的影子斜斜印在地上，更显孤峭落寞。收拾阳台的家人指着它说：“怕是冻死了，扔了吧，看着怪凄凉的。”我拒绝了。

我心里有一丝不甘，一丝执念。总觉得那枯槁的躯壳里，或许还蕴藏着一个未曾远走的灵魂。于是，我依旧偶尔给它浇一点水。清水洒在干裂的土上，瞬间被吮吸殆尽，不留一丝痕迹，仿佛它已决绝地切断了与这世界的一切联系。那个冬天，因了这份无望的守候，变得格外漫长。

二月春风似剪刀，三月桃花笑春风。家里阳台一角的三叶草团团簇簇，薄荷也冒出嫩尖，空气里满是它们的活泼喧闹。唯有我的黄荆依旧沉默着，我依旧每日给它浇水，心里的那点盼望，始终不肯完全熄灭。

一日清晨，我照例去浇水，忽见枯枝上冒出个极细小的绿点，不细看几乎要错过。我疑心自己眼花，凑近一瞧，果然是嫩芽！那芽儿怯生生的，像是在试探这个世界。这一星绿，是一个沉默的宣言。之后的日子，那绿一点一点地放肆起来，第二点、第三点……它们不再躲藏，从各个枝梢的腋下、老皮的裂隙里，顶出毛茸茸、雀舌般的嫩芽。先是像紧紧攥着的小拳头，怯怯地打量着世界；不几日，便舒展开一两片指甲盖大小的叶子，边缘还带着温软的锯齿。颜色也由墨绿转为黄绿，薄薄的，能透过去看见纤细的叶脉，像婴儿皮肤下蓝色的血管。

我这才恍然大悟。它哪里是枯萎

呢？它只是将所有的生、所有的绿、所有的呐喊，都紧紧收缩起来，拧成一股看不见的力，深深摁进那看似枯死的躯干深处，去熬、去忍、去积蓄。冬天的萧瑟不是死亡，而是它屏住的一口漫长气息；那不肯放弃的浇水，或许恰恰合了它那沉默、近乎残忍的生存律则。它要的，或许不是温情，仅仅是一个不被放弃的机会，一个它能与之角力的、冷漠的“坚持”。就在这角力中，它完成了自己的“闭关修炼”和脱胎换骨。

晨光洒落在那些新绿的嫩叶上，叶缘镶上一道极细的金边，微微颤着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抚过那柔韧的枝条与温润的叶片。指下传来的，是一种饱满、内蕴的生机。盆中这株一度被我怜悯的植物，此刻却显出一种令我汗颜的坚韧。它教会我，生命原是在枯荣之间循环往复，看似死寂处，往往藏着最蓬勃的生机。

“黄荆棍下出好人出好汉”。此刻再咀嚼这句老话，全然不是童年想象时那森然的威压与痛楚了。那“棍”的威严，或许并非来自挥舞它的外力，而恰恰源于这植物本身蕴含的、穿越死生的强韧力量。能熬过自身寒冬的生命，首先是自己挣出了一条从枯寂走向鲜活的道路。黄荆棍下出不出好人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如果把黄荆树比喻成男子，黄荆本身便是一个好汉；如果把黄荆树比喻成女子，黄荆本身便是一个荆钗布裙的贤良女子。

我不再将它仅仅看作一盆友人所赠的盆景。它是我童年一个威严符号的注解，是漫长冬日里一场静默教学的导师。它让我看见，真正的坚韧，常以最卑微的枯槁示人；而生命的春天，永远孕育在不肯言弃的冬天里。

